

# 蘇俄經濟的國際意義

呂律

## 壹 從第九個五年計劃的難產說起

蘇俄由於編制第九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發生困難，以致不得不將應在本年底召開的俄共第廿四次代表大會改在明年三月舉行，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第九個五年計劃在俄共全面展開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時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計劃，而蘇俄經濟愈來愈大的國際意義，也許就是這個計劃難產的主要原因。

關於蘇俄下一個五年計劃編制工作的困難，一般多以為去年的工業成績不好成了發生困難的癥結，其實問題尚不止此。蘇俄編制下一個五年計劃的困難究有多麼大，我們祇消打開俄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新綱領，就可以得到圓滿的答案。這個綱領以一九六一年為分水嶺，在這以前，把蘇俄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所做所為劃歸社會主義社會物質技術基礎的建設；在此以後，一直到一九八〇年，蘇俄在經濟方面要做的，劃為全面展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建設。

蘇俄預定的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建立期限為二十年，以一九六一至一九七〇年為第一個十年，而以一九七一至一九八〇年為第二個十年。而這兩個十年的目標是：

在第一個十年（一九六一—一九七〇）裏，蘇俄在建立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時，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量方面將超過最強大最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勞動者的物質福利和文化技術水平將大大提高，人人都將在物質上得到充足的保證；所有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都將變為生產效率高、收入高的經濟單位；蘇俄人民對設備完善的住宅的需要將基本上得到滿足；繁

重的體力勞動將消失；蘇俄將成為工作日最短的國家。

在第二個十年（一九七一至一九八〇）裏，將建立起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全體居民將得到豐裕的物質和文化的財富；蘇維埃社會將緊緊的接近於實現按需分配的原則，將逐漸過渡到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這樣，蘇俄將基本上建成共產主義社會。

俄共為實現上述目標，分別就工業、農業、人民福利等方面規定了好高騖遠不切實際的任務，以致造成今天的困難。譬如：

一、為了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為了把蘇俄的工業變成世界上技術最完善和最強大的工業，要求進一步發展重工業。重工業的主要任務是，充分保證國防的需要，更好的和更充分的滿足人民和蘇維埃社會的切身需要。從這一點上出發，俄共擬定工業產品產量增長如下：在第一個十年內大約增長一倍半，並將超過美國目前工業生產水平；在第二個十年內——不少於五倍，並將遠遠超過美國目前工業總產量。為了達成此項任務，要求：

(1) 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在第一個十年內提高一倍以上，在第二個十年內必須提高三倍半。二十年後蘇俄的勞動生產率將超過美國目前勞動生產率水平一倍左右。

(2) 國家電氣化計劃：在第一個十年內將工業勞動的電力裝備率提高接近兩倍，在運輸業、農業、城鄉居民生活中實現普遍的電氣化；在第二個十年內，全國的電氣化將基本上完成。

(3) 進一步迅速的增加作為現代工業基礎的金屬生產，二十年內鋼鐵工業要達到年產約二億五千萬噸的水平。

(4) 在大力發展機器製造業的基礎上，第一個十年工業、農業、建築業、運輸業、裝卸工作和公用事業，將實現全盤機械化；正第二個十

年將大規模的實現生產的全盤自動化。

(5) 擁有無數天然資源、原料和動力源泉的烏拉爾以東地區的工業將得到很大發展。在二十年內應當做到：在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利用廉價的煤炭和通過開發安加拉河和葉尼塞河的水利資源來建立新的動力基地，在這裏要建立一些耗電量大的生產企業的巨大中心，在西伯利亞要完成第三個冶金基地的建設；開發各種礦藏和煤炭的新富源；建設一系列新的強大的機器製造業中心；在伏爾加河流域、烏拉爾、北高加索和中亞細亞等地區要迅速提高動力、石油、煤氣和化學工業，開發各種礦藏。實現使某些北方河流改道并調節其流量的大膽計劃，以便利用強大的水力資源對乾旱地區進行灌溉和供水。

二、在建立強大的工業的同時，蘇俄要建立一個繁榮的、全面發展的和高產量的農業，在這個任務下，要求：

- (1) 農產品的總產量，在第一個十年內要增加一倍半左右（在頭十年內，蘇俄將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主要農產品產量方面超過美國）；在第二個十年內要增加兩倍半。
- (2) 加速增加穀物生產，在二十年內，穀物總產量將增加一倍以上，其單位面積產量將增加一倍。
- (3) 畜產品的增長情況：肉類產量，第一個十年將增加兩倍左右，而在二十年內增加將近三倍；牛奶的產量，頭十年內增加一倍多，而在二十年內增加將近兩倍。
- (4) 農業勞動生產率，第一個十年內至少提高一倍半，而在二十年內提高四至五倍。

三、保證蘇俄人民生活水平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高，為達到此項任務，要求：

- (1) 蘇俄的國民收入總額，在第一個十年內將幾乎增加一倍半，而在二十年內，將增加四倍左右。
- (2) 工人和職員的實際收入，第一個十年增加約一倍，而在二十年內將增加約兩倍到兩倍半。
- (3) 集體農莊莊員的實際收入，第一個十年內，將增加一倍以上，而在

二十年內將增加三倍以上。

(4) 住宅問題，在第一個十年終了時，每一個家庭都將有設備完善的合乎衛生和文化生活需要的住宅，在第二個十年期間，全體公民將逐步免費使用住宅。

(5) 公用事業設施，在第一個十年內，將實現公用事業建設和改善所有城市和工人住宅區生活設備的廣泛綱領；在第二個十年內，將免費使用公用交通工具，而在這個時期末，還將免費使用公用事業設施。

(6) 縮短工作日，在第一個十年將過渡到六小時工作制，每星期休息一天，或過渡到三十四—三十六小時工作週，每星期休息兩天；在第二個十年開始向更短的工作週過渡。

(7) 擴大公共飲食網，在第一個十年內，要作到公共飲食比家庭做飯佔優勢；而在第二個十年內，將開始在企業、機關和參加生產的集體農莊莊員中間，實行免費午餐。

(8) 擴充兒童設施網，在第一個十年進一步廣泛擴充兒童設施網，而在第二個十年內，則使每個家庭都有可能根據自己的願望讓兒童和少年在兒童設施中得到免費供養。

(9) 隨着國民收入的增長，國家、工會、集體農莊在二十年內要逐步負擔一切由於年老或殘廢而失去勞動能力的公民的物質條件。

俄共新綱領上所稱的第一個十年，即一九六一—一九七〇年，所餘祇不過兩個月而已，過去十年蘇俄有沒有做到上面所規定的種種，我們根據一九五九—一九六五年的七年計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執行的情形，就可以得到否定的答案。惟其如此，所以成爲第二個十年頭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九個五年計劃，就特別顯得重要了。這個計劃如果是一個科學的設計，而不是閉門造車，也許還可以得到某些補救，否則，不但它本身註定是失敗的，就連最後一個——第十個五年計劃，也祇好交白卷了。

俄共所標榜的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目標，其所以必然遭到失敗，閉門造車固然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同時把自己的經濟建設過份的國際化，——把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尤其是對美國）的挑戰建築在所謂世界社會

主義經濟體系和亞非拉地區發展中一些國家的經濟合作上面，這就犯了對於敵人和對於友軍估計不足的錯誤。

## 貳 對資本主義的挑戰

上述俄共第廿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新綱領，固然是俄共在全面開展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建設時期的一個綱領，同時也是蘇俄完成其基本經濟任務，即在極短的歷史時期在經濟方面，亦即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綱領。

首先提出同資本主義作經濟競賽的，是列寧本人。早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寧在「災禍臨頭和防治之法」一文中寫道：「革命所已做到的，是俄國按其政治制度來說，在幾個月內便趕上了先進國家。可是這還不夠。戰爭是鐵面無情的，它用毫不容情的嚴厲的方式提出問題：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并超過先進的國家。」

在過去五十餘年裏，社會主義（蘇俄）和資本主義兩個制度之間的經濟競賽，雖然經過了許多階段，但是大別可以分為兩個時期：

戰前，是蘇俄一個國家對資本主義作經濟競賽，這一時期（蘇俄稱此種經濟競賽為「解決基本經濟任務」）包括下列四個階段：

一、蘇俄在軍事共產主義階段，一面處於外國武裝包圍之下，另一面陷於國內混戰之中，論理在經濟上根本談不到兩個制度的競賽，但是列寧却把戰時共產主義製造的經濟危機說成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建設造成的困難。

二、新經濟政策階段，蘇俄從破碎支離之中恢復了生產秩序，并且逐漸使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通過政治壓力佔統治地位，這一點後來被認為是在兩個制度競賽中社會主義的勝利。

三、自一九二八年起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史達林利用鐵腕政策在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方面有所成就，以致俄共認為從兩個制度的競賽中取得勝利，亦非難事。

四、由於順利完成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蘇俄由一個農業國變成一個工業國，這樣就使得俄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認為業已具備了條件提出在經濟方面趕上並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任務。

### 蘇俄經濟的國際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因為蘇俄在歐洲和亞洲製造十幾個共產附庸政權，兩個制度的經濟競賽從蘇俄一個國家的「解決基本經濟任務」一變而為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競賽，在這個時期，從一九四六年算起，也可分為下列四個階段：

一、蘇俄在戰後所實行的第四個（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和第五個（一九五一—一九五五年）五年計劃，主要是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的工作，也就是說，第二次大戰的發生，為蘇俄帶來的損失達六、七〇〇億盧布之鉅，使蘇俄在解決基本經濟任務的工作方面中斷了十年。

二、一九五六年俄共第二十次大會所通過的第六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六—一九六〇年），猶如一九三九年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第三個五年計劃那樣，成為蘇俄解決其基本經濟任務道路上極為重要的一步。

三、一九五九年俄共第廿一次大會將未執行完畢的第六個五年計劃改為七年計劃（一九五九—一九六五年），若是從兩個制度的經濟競賽這一點上來說，就是更進了一步。黑魯曉夫在這次大會上指出：「經濟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展開和平競賽的主要場所，而我們感興趣的是要在短短的歷史時期內贏得這場競賽。」

四、一九六一年俄共第廿二次大會通過的新綱領，規定自一九六一年起至一九八〇年止，以二十年的時間完成蘇俄的基本經濟任務，這恐怕就是黑魯曉夫所說的「短短的歷史時期」了。

然而，蘇俄是否能以其本身的及所有共產政權的力量贏得這場競賽呢？問題很簡單，社會主義要想在兩個體系的經濟競賽中徹底贏得勝利，就必須保證自己的社會勞動生產率高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勞動生產率。列寧曾經強調指出過：「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列寧寫道：「資本主義可徹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

不論蘇俄還是其他共產政權，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必須以工業中的技術進步為基礎，同時，技術進步同電氣化有着密切的聯繫，並且首先要表現為機器和設備的不斷改進，最完善的生產工藝的採用，生產過程的全面機械化和自動化，現有原料和動力資源的最充分和最合理的利用。蘇俄的勞動生產率水平，雖然據宣傳已經超過了英國和法國，但是它們

並不是蘇俄競賽的主要對象，若與競賽的主要對象——美國相比，它承認還顯著的落後——目前蘇俄的勞動生產率比美國大約低六〇%。

在過去五十餘年，尤其是在戰後這二十多年，蘇俄在兩個制度的經濟競賽中雖有若干成就，但同時也要估計到西方國家的經濟也並不是踏步不前，它們在一定的條件下也是向前發展的。也許蘇俄在這一方面比我們更為敏感，深深體認到兩個制度的經濟競賽絕不是像他們所預料的那麼簡單，所以爲了文過飾非計，乃開始製造藉口。譬如：

他們自己叫嚷五十餘年的「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品產量」的原則，開始加以否定了。他們反對所謂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首先取決於按人口計算的產量，尤其反對「按人口計算的產量愈多，這個國家的實力就愈雄厚，消費量就愈高」的說法。他們的理由是：人口僅爲九〇〇萬的比利時，按人口計算的產量同美國一樣，比英國、西德多〇·五倍，比法國多一·三倍，但誰能說比利時的經濟實力超過英國、法國和西德，而同美國一樣呢？所以他們認爲機械的把蘇俄按人口計算的產量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按人口計算的產量進行比較，將是不正確的。

在這樣的一個看起來「合情合理」的藉口下，我們預料蘇俄將在不承認失敗的情形下，將兩個制度的經濟競賽繼續下去，而第九個五年計劃對於這方面所負的責任之大，也就可想而知。

### 叁 共產集團的經濟合作

蘇俄解決兩個體系經濟競賽之難題的辦法有兩個，而發展共產集團的經濟合作是其中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

蘇俄同東歐各共黨政權的經濟合作，從法西斯德國瓦解之後就開始了，它們初期的合作，是蘇俄對東歐各共黨政權作原料、燃料、機器、設備的供應，恢復和建立它們的工業。在此期間，附庸與附庸之間也作互通有無的經濟聯繫。

一九四九年成立經濟互助委員會以後，蘇俄同東歐一些共黨政權逐漸有計劃的進行勞動分工和發展相互間的經濟合作。

一九五五年以前，東歐各共黨政權同蘇俄和它們相互之間所進行的經濟

合作，主要是通過商品的交換。它們根據每年的貿易協定進行貿易，這些貿易協定附有固定的換貨單。而在東歐各共黨政權實行國民經濟五年計劃之後，蘇俄同它們就開始簽訂五年長期的經濟協定，也開始建立科學技術合作。

俄共第二十次大會（一九五六年）和蘇俄第六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六—一九六〇年）的指示，對於發展蘇俄同各共黨政權之間的經濟合作，起了極大的作用。這個代表大會曾指出擴大和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之間經濟合作的道路：「擺在面前的任務是，蘇俄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在經濟計劃、生產專業化和協作方面要實行更密切的配合。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間的經濟合作，可以更加有效的統一這些國家的力量，爲了共同的利益更好的利用它們的天然資源和經濟資源，加快新社會的建設。」

蘇俄同共產集團各國的經濟合作，雖然範圍極爲廣泛和花樣繁多，歸根到底祇不過是蘇俄利用其他共黨國家的一切經濟資源和生產能力的國際勞動分工而已，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計劃的配合，是它們互助合作的形式之一，而生產專業化與協作，乃是分工的高級形式。

在一九五五年以前，蘇俄與共產集團各國沒有根據共同的利益就主要經濟部門的配合問題進行國民經濟計劃的直接配合，例如，蘇俄編制的是五年計劃，而波蘭是六年計劃。當時國民經濟計劃的協作不得不採取間接的方式，即通過簽訂關於換貨、技術援助等經濟協定來實現，這就有礙於充分利用所謂「社會主義國際勞動分工的一切優越性」了。

從一九五六年起，蘇俄同共產集團各國開始執行同一個時間（一九五六—一九六〇年）的五年計劃，這些計劃第一次變成了時間相同並有許多指標互相配合的五年計劃。也就是從間接的計劃配合過渡到直接的計劃配合。

蘇俄爲謀共產集團各國之間的計劃直接配合，而努力不歇，因爲經濟發展計劃的直接配合，能使工業部門的發展更加協調一致和節約資金，而由於實行計劃的直接配合，在生產的專業化和協作方面也可以出現遠景。

黑魯曉夫在俄共第廿一次代表大會上作的報告中指出：「國際勞動分工，特別是這種分工的高級形式，即專業化與協作，將對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發展起巨大的作用。這樣就爲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和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生產的增長提供了新的更多的可能性。如果單幹，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像在社會主義體系內這樣蓬勃發展的速度。」



從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是黑魯曉夫對於社會主義國際勞動分工着了迷的四個年份，他在俄共第廿一次大會所提出的好高騖遠不切實際的蘇俄發展國民經濟七年計劃，標榜在短短的歷史時期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品產量方面趕上並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把實現這個計劃的希望建築在國際勞動分工的上面。

所謂「社會主義國際勞動分工」，是以生產專業化與協作這兩個密切聯繫的過程為前提。生產專業化，意味着某些產品的生產在當地條件適宜、生產費用最少的國家裏應該得到優先發展。生產協作，就是使互為補充的各種專業化生產互相聯繫起來，以便在某一個工業部門中或在製造某種產品時收到最大的經濟效果。

這種國際勞動分工，既不能在許多共黨政權建立的初期實行，也不是在一個共黨政權存在相當久的時間以後不講條件的就可以實行，要想使這種國際勞動分工做到符合蘇俄理想，必須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它要求每個共黨政權在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和創造互相合作的新形式方面進行很久的緊張的工作，否則，就是沒有希望。

參加蘇俄所倡導的國際勞動分工的大小國家，名義上是平等的，其實並非如此。由於自然條件和氣候條件不同，地理位置、原料資源、動力資源和熟練勞動力資源不同，以及歷史上形成的人民傳統的不同，因而造成參加國際勞動分工各國地位的不同。

蘇俄是一個領土廣大、人口衆多、具有完整的天然財富的大國，有其優越條件在完整的經濟體系的基礎上發展，有特別巨大的可能性在本國內部充分發揮專業化和協作化的優越性。至於國土狹小和天然資源不多的國家，如保加利亞、匈牙利、東德、波蘭、羅馬尼亞、捷克等國，它們祇能在國際勞動分工的範圍內專門生產一定種類的產品，而不能全盤生產，它們不但在實行分工以後註定對蘇俄有絕對依賴性，而且它們之間彼此也有依賴性。這就是說，由於「條件」不同的關係，除了蘇俄以外，誰也不能成爲一個有生產獨立性的國家。

由黑魯曉夫自一九五八年以來大力鼓吹的，又經俄共第廿一次代表大會予以強調的國際勞動分工，在目前階段來說，是蘇俄藉助於它來完成兩個體系經濟競賽的手段，至於將來，則要通過這種形式逐步實現列寧的「世界社

## 蘇俄經濟的國際意義

會主義經濟統一」的原則。列寧說：「按各國無產階級所調整的總計劃，建立統一的整個的世界經濟體系的趨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無條件的會繼續發展和臻於完善的。」

列寧從前所說的「世界社會主義經濟統一」的原則，也就是布里茲涅夫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國際共黨代表會議上所強調的「經濟一體化」。蘇俄對外發展的路線，是從經濟的統一達到政治的統一，這是永不會改變的馬列主義發展路線。黑魯曉夫說過：「在資本主義下使我們的國家彼此隔絕的經濟障礙，將被一一克服，世界社會主義的共同經濟基礎將會鞏固。這種共同經濟基礎將使國界問題變爲一個空洞的東西。」

然則，自一九四九年經濟互助委員會成立以來，蘇俄同共產集團各國的經濟合作，是不是發展的很順利，有助於兩個制度的經濟競賽呢？

我們所得的答案是否定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蘇俄部長會議柯錫金最近在羅馬尼亞簽訂蘇羅條約時所說的一段話得到佐證，他說：「經濟互助委員會這幾年關於多邊合作做了許多事。就經互會第廿三次大會和第廿四次大會的決定而言，我們有一切理由認爲，假如我們所有的國家都已盡到必要的力量，那麼經互會在高漲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整個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經濟力量方面，將要增長更多。」又說：「在經互會中，不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就是把有利於一些國家的決定強加給別的國家。」柯錫金的話告訴我們兩點，這就是說，經互會的成員國并不是像蘇俄所希望的那樣都已盡到必要的力量，同時，在經互會成員國之間有不公平的權利和義務，因此經互會并不是所有成員國一致信賴的一個組織。

## 肆 在亞非拉地區的經濟技術援助

蘇俄也許比誰都懂得的更好，不要說經互會各成員國的經濟合作是在貌合神離和同床異夢之下進行，即使在一心一德發揮同舟共濟的精神之下進行，也不是能在短短的歷史時期可以在經濟方面戰勝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

所以，它自戰後以來，不僅在集中共產集團各國的力量方面，處心積慮的謀求得逞，並且在亞非拉三個地區一些新興國家中間大搞「經濟和技術合

作」，在消極方面，要藉此將資本主義的勢力從這些地區上面驅逐出去，在積極方面，它想取代資本主義原來在這些地區的地盤，把資本主義的原料後備基地變為社會主義的原料後備基地。

剛剛由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地位得到獨立的國家，完全是一張白紙，它們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這些國家將走哪一條道路？走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還是走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這固然是擺在這些國家人民面前的根本問題之一，但選擇哪一條道路，這是各新興國家人民自己的事，局外人似乎不宜代庖。

蘇俄不反對上面的看法，不過它認為這些國家的人民的選擇，最後將取決於階級力量的對比。隨着工業的發展，工人階級隊伍的人數和他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將增加起來，也就是說，將來這些國家的人民的最後選擇取決於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當然要選擇走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

蘇俄為培養亞非拉地區的工人階級隊伍，使這些地區遲早捲入社會主義的陷坑，它進入亞非拉國家的敲門磚，是用一種說服方法，這個說法就是：政治上的獨立祇是形式上的獨立，經濟上的獨立才是真正的獨立。它舉出許多例子，證明以往有些國家在形式上獨立了，實際上因為仍完全受着帝國主義列強的束縛，所以仍舊是它們的農業原料附庸。因此，過去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爭取自由的目的，不能以形式上的獨立為滿足，為了鞏固獨立的地位，新興國家必須努力發展獨立的民族經濟。換句話說，民族解放革命并不以獲得政治獨立而告終，如果革命沒有導致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深刻變化，沒有解決民族復興的迫切任務，這種獨立是不穩定的，會變成虛有其名。

它告訴新興國家：帝國主義仍然是它們解決全民族任務道路上的主要障礙；帝國主義者將利用一切手段來控制得到獨立的國家，使它們爭得的獨立徒具形式，或者使它們根本喪失已得到的獨立，祇有在經濟上不依附帝國主義，可以免此災禍，否則新興國家仍然會起「世界農村」的作用，仍然會是殖民主義者剝削的對象。

不過，爭取建立獨立的經濟的鬥爭，就其所需要的時間之長和困難的程度來說，即使不超過、至少也不次於爭取政治獨立的鬥爭。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新興國家怎麼辦呢？蘇俄告訴它們：在這條鬥爭的道路上，新興國家

永遠可以指望蘇俄和其他共產國家的援助和支持。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在十月革命五十二週年慶祝大會上講話時指出：蘇俄堅定不移的站在亞非拉各國人民方面，幫助它們擺脫帝國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壓力，積極反對新殖民主義。

蘇俄及其他共產國家對亞非拉新興國家的援助，其意義並不是表現在這些國家獲得什麼直接利益，更不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在生活方面有了什麼改進，它的巨大意義，而是在於這些國家與帝國主義列強之間做了一些什麼鬥爭。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一九六九年六月在國際共黨會議上說：「蘇俄同新興國家經濟合作的政策，有助於克服帝國主義國家在新興國家內建立最重要的民族經濟部門進行阻礙。」換言之，蘇俄與其他共產國家協助新興國家發展經濟，每一個活動都是在打擊西方國家的。

蘇俄及其他共產國家協助新興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還具有另外一種性質，在蘇俄及其他共產國家協打下建設的工業和農業企業，是對亞非拉國家鞏固國有經濟成份最大的貢獻，因為這些年已經建成的和正在建設的工廠、企業、水利工程、交通運輸線和港口等等，所需要的經費不是一個小數目，而是一個驚人的數目，像這樣大的數目，既不是這些新興國家負擔得了，更不是這些小國的私人資本家拿得出來。國有經濟成份的增加，就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增進，日積月累，其為害之大，是不堪設想的。蘇俄深信，新興國家的工業發展、工業化、農業生產的提高，將保證這些國家在短期內徹底脫離殖民主義，取得完全獨立。

蘇俄及其他共產國家戰後在亞非拉地區的經濟聯繫，是多方面的，包括貿易、貸款、經濟技術合作、地質勘探、交通運輸技術合作、衛生醫療技術合作、消費合作的合作、制訂經濟計劃、培養民族幹部等等形式。

在上述九種合作形式中，經濟技術合作的重要性最大，關於工業和農業的企業和工程建設都包括在這裏，而在工業建設項目中，特別注意重工業的建立與發展。民族幹部培養的合作形式，名義上是培養工程師、經濟學家、農藝師、醫師、技師、工長、熟練工人等等，其實除了技術的培養外，思想意識的培養是不問可知的。所以今後亞非拉三個地區的可慮之處，並不是蘇俄的經濟技術援助的突飛猛進（空間有那麼大，需要那麼多，俄援實微乎其微），而是在當地、在蘇俄、經過學校和從工作之中培養出來的又紅又專

的「民族幹部」大軍。

## 伍 結論

總之，蘇俄經濟中的國際因素雖然導源於兩個制度的經濟競賽問題，但是列寧當日所說的「……戰爭是鐵面無情的，它用毫不容情的嚴厲的方式提出問題：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并超過先進的國家。」這幾句話與後來俄共第十八次、二十次、廿一次和廿二次代表大會所強調的「在短短的歷史時期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并超過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不可等量齊觀。

當列寧說上述的幾句話時，俄國的社會經濟業已瀕臨崩潰，或者可以說業已崩潰。當時最大的急務是搞好經濟工作，如果經濟工作搞不好，幼小的蘇維埃政權就有垮台的可能性，前功將盡棄。這是多麼危急的局面！列寧所提出來的「趕上」，推情度理，并不是贊成資本主義和它的私有制，而是「趕上」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生活方面那樣有條有理風平浪靜。更不是要「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品產量趕上并超過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當時的列寧，我們從若干資料看來，祇是求其度過糧食、燃料、原料和勞動力缺乏，國內百貨俱空，大批工人失業，交通運輸勢將中斷的危急狀態而已。

由於第一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沖昏了史達林的頭腦，不自量德量力的在俄共第十八次大會提出「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并超過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但是較之黑魯曉夫他還算本份多了，他祇是把此項挑戰稱為「解決基本經濟任務」。

史達林死後，黑魯曉夫繼之而起，以他好大喜功的本性再加上核子試爆

亞洲共禍，始自中國大陸，自必終於中國大陸；亞洲共禍由中國共匪之倖逞而勃發，亦必須由中國共匪之滅亡，而後方得根除。

### • 蔣總統嘉言錄 •

蘇俄經濟的國際意義

和地球衛星的放射成功，得意忘形，乃在俄共第廿大、廿一大和廿二大提出兩個體系的經濟競賽，同時，因為此項任務不是蘇俄一個國家負擔得了的，乃一面在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成員國之間實行國際勞動分工，另一面開闢另一戰場——在亞非拉三個地區的新興國家之中以經濟技術援助為餌，與西方國家展開鬥爭，於是蘇俄經濟中的國際因素愈來愈複雜了，五年計劃的編制工作也愈來愈困難了。

### 本文重要參考資料

- 一、俄共第廿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俄共新綱領  
弗·阿勒希莫夫 雅·科特考夫斯基合作
- 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經濟競賽（見蘇俄「經濟問題」一九五六年第三期）
- 三、伊·杜丁斯基作：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經濟合作的發展與鞏固（見蘇俄「共產黨人」雜誌一九五六年第七期）
- 四、蘇俄經濟博士姆·魯賓斯坦作：論不發達國家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可能性（見蘇俄「新時代」雜誌一九五六年第二十八期）
- 五、姆·魯賓斯坦作：再論不發達國家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可能性（見蘇俄「新時代」雜誌一九五六年第三十二期）
- 六、阿·黎亞賓作：蘇俄人民為解決蘇俄基本經濟任務而鬥爭（見蘇俄「社會主義勞動」雜誌一九五七年第五期）
- 七、康·奧斯特羅維季揚諾夫院士作：蘇俄社會主義的勝利和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形成（見蘇俄「經濟問題」雜誌一九五七年第十期）
- 八、伊·尼科諾娃作：關於蘇俄解決基本經濟任務的期限問題（見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蘇俄「工業經濟報」）
- 九、奧·鮑格莫洛夫作：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合作的新形式（見蘇俄「國際生活」雜誌一九五八年第四期）
- 十、奧·鮑格莫洛夫作：社會主義國際勞動分工（見蘇俄「經濟問題」雜誌一九六〇年第一期）
- 十一、阿·巴什科夫作：列寧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中的基本經濟問題（見蘇俄「政治自修輔導」一九六〇年第三期）